

杜氏通典

第一函
卷八

通典卷六十一

唐 京 兮 杜 佑 君 卿 程

禮二十六 嘉十一

輦輿夏 殷 周 秦 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隋 大唐

夏氏末代制輶

按輶人所輶也子曰夏名輶曰輿車

殷曰胡奴車

周曰輶車卽輶也

不知何代去其輪十人而輶殷十八人而輶周十五人而輶

皇后輶車組輓有翫羽蓋

爲輶輪人輓之以行有翫所以禦風塵也

以羽作小蓋爲翫日

秦以輶爲人君之乘

漢因之以雕玉爲之方徑

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

魏晉小出則乘輶亦名乘輿

東晉過江亡其制度至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

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輶形制無差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鉢輶

宋因之按小輶車之流今輶車之流

齊因之

而盛增其飾竹蓬箱外鑿鑲金簿碧紗衣織成屯

反徒昆錦衣箱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璫瑁帖金塗松

精登仙花細綠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鑲蝶轎長角龍白牙蘭瓈瑁金塗校飾漆障形板在蘭前金銀花獸

攫天代龍師子鏤面榆花鈿金龍虎扶轅輶上金鳳凰鈴鑲銀口帶星後稍瓈瑁帖金塗花胥銀星花獸帽竿杖

金塗龍牽縱橫長網又制臥輶校飾如坐輶不堪服用復制小輿形如轎車小行幸則乘之

梁制小輿似轎車

金裝漆畫施八橫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又制步輿方四尺上施隱漆人輿上殿天子

至下賤通得乘之復制副輶加策

步本反如犢車通轡朱絡魏之蓬輶後魏道武帝天興初始修軒冕制乾象輶

羽葆圓蓋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罕

星經曰昂畢爲天街天星出旄頭罕畢以前驅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元武騎虞青龍駕

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輶車龍輶加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鸞雀立衝螭龍銜輶建太常畫

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制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鉛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復有游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草創修制多違舊章隋制輦而不施輪通轡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制副輦復制輶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輶方形同幄帳自閣內升正殿御之大唐制輶有七一曰大鳳輶二曰大芳輶三曰仙遊輶四曰小輕輶五曰芳亭輶六曰大玉輶七曰小玉輶輶有三一曰五色輶二曰常平輶三曰腰舉大駕鹵簿先五輶以行

旌旗夏殷周秦漢後周

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夏氏奚仲爲車正建旗旂旐以別尊卑等級殷因之周

制司常掌九旗王建太常

畫日月於繩首象天明也其制杠長九仞以素錦綢之以緯帛一幅爲緣附於杠畫龍於繩首上又屬十二旂於繩首長十二仞每旂皆畫交龍十三其杠首仍注五采羽於上

轡音所感反

諸侯建旗

文龍爲旂畫交龍者一象升朝一象下復諸侯五等若從王田獵同建告九旂象大火九星旂仞各隨命數

孤卿建旂

通帛爲燈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周尚赤旌旗皆

轡杠切旗旂各隨名數

大夫士建物

雜帛爲物以素飾其側杠仞各隨命數言以先王正道佐職白殷之色也

都建旗

熊虎爲旗六旂六遜大夫謂之師都人之聚畫熊虎者鄉遜出軍賦象其守

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伐白虎宿也

州里建旗

鳥隼爲旗畫鳥隼縣鄙建旐四旂象營室元武宿也

載旐道車象輶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所乘全羽爲旗全羽折羽皆象

羽車載旌

德夏采注云禹貢徐州貢夏翟羽有虞氏以爲綏後染羽用之

旂車載旌

爲旂折羽之正色

大麾以田

夏后氏之正色

卽戎殷正色

之翻旌

君射於國中以翻旂爲獲

白旂旆

龍於通帛之旆上也

畫

秦水德旂旂皆尚黑其制未詳漢制

龍旂九旂七仞以象大火鳥旂五旂以象鶴火熊旂六旂五仞以象參伐龜蛇旂四旂四仞以象營室弧旂

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也後周太常寺畫辰

日月五星旂畫青龍天子升龍諸侯交龍旂畫朱鳥旂畫黃麟旂畫

白虎旂畫兀武皆加雲氣其旂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

通帛爲旂雜帛爲物事號所書其人官與姓名之事號徵幟亦書

旌節又畫白虎而析羽於其上又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祀蒼赤黃白元等旗三辰之常畫續之旗六以供玉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旗三曰朱雀旗四曰黃麟旗五曰白虎旗六曰元武旗皆左建旗而右建櫛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旂以供師帥三曰旛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卒長諸公方輶碧輶建旂金輶建旗象輶建物木輶建旐諸侯自金輶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輶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輶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篆輶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輶貝輶篆輶建旗旐夏篆夏綬及轔車建物孤卿以下各以其等其旗旌杠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旂皇帝曳地諸侯及軺大夫及轂士及軺凡注毛於杠首曰綏析羽曰旌全羽曰旂其繆皇帝諸侯加以弧韁闕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唯皇帝諸侯輶建焉

闕載
旂杠綶
同

國簿屬車附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宋 後魏 隋 大唐

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周制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以給遊燕及恩惠之賜從軍所載財貨輶重之車車後開戶作之有功有沾良車功多散車功少鄭元曰作之有功有沾沾益也則屬

車之流周末諸侯有貳車九乘秦滅九國而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屬者相連屬也皆在後行

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皂蓋赤裏朱轔轔戈矛弩箭

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

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之道路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罷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

所以制正其衆也
省中卽今之仗內

漢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祀天於甘泉

用之後漢明帝上原陵

光武

大喪並因前代爲大駕用八十一乘祀天南郊則法駕用三十六乘河南尹執金

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史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旂雲罕

徐廣曰旂車九乘前史不記形也史記曰武王克紂百夫荷竿旗以先禡張平子東京賦曰雲罕九旂薛綜曰

寧族旗

鳳凰車闕戟車

薛綜曰闕之爲言垂車邊也

皮軒車鸞旗車後有金鉅車黃鉅車

司馬法曰夏執白鉅周執黃鉅黃門鼓車

黃門令校駕祀天南郊祀地明堂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闕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晉制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侯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六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吏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吏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戶等曹屬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旂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闡戟車駕駟中道長戟斜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部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大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卻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樞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大將軍參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槌斧一行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旗旂十二左右將軍騎在左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磨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大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旂如車色立車正堅旗安車斜拖之次闡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旂熊渠督左佽飛督右次御輶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一人分左右

又蘭臺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
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
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大鴻臚駕駟戟吏六人次大司農
引從中道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
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右各
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遊軍校尉皆騎
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鞬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吏主簿
並騎從繖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
一人持鞬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部十隊隊各五十人絳
袍將一人騎鞬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
一隊五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鞬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鐸督將並領之其
屬車因後漢制復制御衣御書御輶御藥等車 東晉屬車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黃金塗五乘
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輜重舊儀天子所乘駕六元興中屬車唯九乘苻堅敗又得偽車輦
增為十二乘 宋孝建中尚書令建平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乘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
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爲節令宜依禮十二乘爲制

屬車因後漢制

復制御衣御書御輶御藥等車

駕牛

陽燧

四望

爐

皂輪

小形

車

後魏道武帝天興二年命禮官采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輶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闌載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後魏制除伯男爵施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絳黑隋煬帝大業初復備大駕屬車備八十一乘並如犧車紫通幙朱絲絡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嫌多大駕減爲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大唐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內其鹵簿制具開元禮

通典卷六十六終

通典卷六十七

唐 京 兮 佑 君 卿 纂

禮二十七 嘉十二

天子敬父虞 漢 魏 晉

虞舜踐帝位乃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唯謹以子道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後加尊號爲太上皇
具追尊
祖考編魏
廢帝常道公璜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表賀冬稱臣帝
稱卽燕王字之子
臣故以爲疑詔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今王宜依此表
其儀有司議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重於王典陛下紹大宗之重崇三祖之業伏惟燕王禮尊屬戚正位藩
服躬秉虔肅以先萬國其於王典闡濟大順誠宜割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評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
如舊式中詔所施宣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議又云至於制書國之舊典朝廷所以辨章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
云制詔燕王議又曰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文書有應稱燕王者皆云上字其非宗廟助祭之事不得稱王名奏
事上書及吏人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於羣后庶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旨敬承之心 晉荀勗議曰
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今承受命運君臨率土而父以子尸天位不敢子天子以明王者之道
而子以爲雖天子必有尊也推斯以言父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

皇后敬父母 後漢 晉 東晉

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廷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

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宗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宗不廢人臣之義又子
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_三臣季姜欲令宗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谷公朝者宗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
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宗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谷公朝者宗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
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有不臣者况於后乎春秋水
魯隱公二年紀履綸來逆女冬伯姬歸於紀又桓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或言逆女
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隣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
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於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
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寢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駁曰考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
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嫁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綸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
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
季姜歸於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
斯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擁彗却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
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言子事父無貴賤又
云子不爵父晉武帝太康元年楊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乘輦羣臣皆拜安昌君平立安昌君楊皇后父也至壇下輦后
乃拜安昌君及升壇后乃爲安昌君設楊於其位至還后復拜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博士胡訥議
從漢鄭原議又按武帝楊后公庭之內皇后拜安昌君也則公羊傳子尊不加於父母焉博士徐禪依鄭元議曰

臣聞成均之法導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元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接先朝羊元之
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寢亦執子道雖無記注令朝士備職而先習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
代元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垂疑此論不成由來尚矣中書監何充曰如禪所正可勅御史左將軍
入在公庭則修臣敬皇太后歸寢之日則全子禮申諭內外奉行太后詔典禮未詳情所未安司徒蔡謨議父子
天倫之極尊也君臣人爵之至敬也先王之制不以人爵之貴加於天倫之尊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
是以虞舜漢祖雖身爲帝父爲匹夫敬事之禮不異畎畝之中此先聖之遺範也鄭元注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
云子不爵父嫌卑之也加其爵位猶所不敢況乃南面而受拜乎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父本無拜禮何充又
奏依鄭元議君臣父子之道存焉燕王稱臣於魏寶武錄尙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寶武漢寶后父太后詔具所
啟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實所悚懼不寧者也何充與庚翼書褚將軍還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褚侯雖后父乃晉
臣也宜用鄭議或謂諸王宜不拜耳乃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又云
寶武雖受爵太后錄尙書事而漢無拜文爲疑故恐大義乖錯褚侯旣不拜便是異姓太上皇也此邈邈亦庶
不敢安翼答曰中古以上未有母后臨朝女主當陽者也乃起漢耳雖或權宜僕所不然處也代主雖有幼蒙萬
機寄於冢宰無以坤得臨乾矣當今后德賢明褚侯纏正得命參貳阿衡退邇之幸議者謂燕王不足爲準寶
武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爵位亦無不拜禮也鄭君之言適合情理今太后旣臨天位褚侯便是人臣
人臣而不拜君位受官而不循天則切所不安若不違準古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漢以前事不與今同漢
如太上皇太上未見崇戴即是子爲天子而父爲士者耳乃建崇號位冠帝王爲喻也今褚侯由來晉臣不可得
准

養老虞 夏 商 周 後漢 魏 後魏 北齊 後周 大唐

虞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羣臣燕之服也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孔穎達云人君養老有四種
一 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嫁年養
庶人之老四代皆然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左學也在國中大學也在西郊下其禮尙矣憲養氣體而

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

行自五帝則有斯也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

傳史史傳

夏氏燕衣而養老改虞制而尚黑衣裳

養國老於東序養

庶老於西序而用饗禮

東序東膠也亦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

殷人縞衣而養老縞衣裳

而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而用食禮

食音嗣下同

周制元衣而養老

元衣養

國老於東膠

膠之爲言糾也

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皆學名也

爲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賤在郊周之小學

兼用虞燕夏饗殷食之禮

兼用之備陰陽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蟄鳩以養國老

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鷙化爲鳩

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行禮

賜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達於諸侯

天子諸侯八十同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

謂命

君不親饗食必

以其禮致之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老人

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

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乞言養

賢者因從其善言可行者也

合語鄉射鄉飲酒

大射鄉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大合樂

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頌學政合整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

明日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鷙化爲鳩

天子視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早昧爽擊鼓以召衆警猶起也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大合樂

祭先師先聖焉

與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

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天始之養也

又之養老之處

以往爲言始立學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三老五

人也皆老年更事致仕者也能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天子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

有司告以示天下者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貝

謂以樂詠之退修之謂既而入獻之以醴爵畢而樂闋

謂其

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謂以樂詠之退修之謂既而入獻之以醴爵畢而樂闋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

下管象舞大武

象武周武王之樂也

有司告以樂

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乃席

閼也

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

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特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也

食二老五更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醋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

冕而總于親在舞位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蒞也

善道也詩云方叔元老嘗稍無違營者之言則問所愆五者並訓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代長子更相代也言其能以

當爲叟當爲叟曰更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帥羣臣養於辟雍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應邵漢官儀

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安車歌輪輶迎至家天子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獨拜於屏鄧辰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五更無常

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

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也盧植曰選三公老耆爲三老皆服都紱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

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軟輪迎送三老五更天子

迎於門屏交禮升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饗在前祝饗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

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均說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謙周論曰禮戶

服上服雖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士拜是皆不得謂猶子也虞嘉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卽答

拜矣中興舊從約議後已革之甚得禮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著故也和帝以魯丕爲三老安帝亦以魯丕爲三老又以

李充爲三老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

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據此詔漢代猶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鵠爲飾鵠者

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大學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

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

元爲三老前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

幽故經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輶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北齊

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元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元服黑烏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班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擣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饈食親祖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醑以次進五更乃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朝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勅則給不爲常也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

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大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竊升階正焉皇帝升立於斧辰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醑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廢興在乎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

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 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
人爲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向南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
衆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
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官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天子拜敬保傅太子及諸王見師禮附 漢晉 大唐

漢張禹嘗爲成帝師帝尊寵之每疾輒以起居聞謂其飲食廢臥之增損也帝自臨問之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言
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
禹少子未有官帝臨候禹禹數視之帝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 晉成帝詔曰曲陵公等宣力前朝致勳
皇家以德義優弘兼保傅朕躬朕遭家不造奄在哀疚稟訓未究誤事窮蹙其一遵先帝尊崇師傅之教拜敬加
以明傳崇德永奉遺範尙書令卞壺等奏曰臣歷觀紀籍禮經無拜臣之制雖漢成帝拜張禹庸主凡臣不足爲
範或說師臣友臣師模其道又未見其拜也至於先帝之拜司徒導特以元皇帝興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
之日故率而不改陛下尊順先典服膺禮中未宜降南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太后
詔尊師重道帝王之所宜務况童幼方賴師訓之成宜令一遵先帝崇賢之禮壺又奏臣考先典之極無過於周
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禮記稱王者入學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猶子冠而母拜之豈可終身行焉太后詔帝須
成人更詳師傅之禮 大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尙書兼魏王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

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諸王公主敬姑叔大唐

大唐神龍元年制曰近代以來罕遵軌度王及公主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姪違法背禮情用惻然自今以後宜從革弊宣告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爲貴天子之子見諸姑叔先拜若制書則稱爲啟事帝志欲敦敘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羣臣致敬太后父晉

晉鄧監軍教出袁歷陽書參佐綱紀議爲褚太后父在將軍施敬不同司馬黃整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王者象天后者法地爲兆庶父母尊莫重焉厚莫大焉若以后尊宜敬於親於后父也便應有敬錯之禮典先無茲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以主上富於春秋耳故是本尊之尊無得異也且諸侯爲國藩翰北面稽首豈可得推崇爲太上邪尋名定議謂不應施敬也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井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牋疏見公卿
儀百官上表不稱其名附晉·大唐

晉制皇帝會公卿座位定儀太子後至孫毓以爲羣臣不應起禮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侍坐於所尊見同等不起皆以爲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衛綰不應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於羣臣羣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明帝太寧二年詔曰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今太子衍幼冲之年使臣先達將今所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令內外通議尚書令卞壺議以爲春